

復堂詞錄

〔清〕

譚獻
纂

俞浣萍
羅仲鼎
整理

寓舍

浙江古籍出版社

見始宦先是寫本朝人詞五卷以
審定由唐至明之詞始多所棄中
旋取乃寫定此十篇爲復堂詞錄
卷其間字句不同名氏互異皆有
哀古今名人之論而非敢逞一
大雅之才三十六小雅之才七十
道也亦奚不可之有光緒八年夏

〔清〕譚獻 簪

羅仲鼎
俞浣萍

整理

復堂詞錄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復堂詞錄 / (清)譚獻纂; 羅仲鼎, 俞浣萍整理。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540-0808-9

I. ①復… II. ①譚… ②羅… III. ①詞(文學)—
作品集—中國—唐代～明代 IV. ①I222. 8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55419 號

復堂詞錄

(清)譚 獻 纂 羅仲鼎 俞浣萍 整理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路 偉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責任印務	樓浩凱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印刷技術有限公司
開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張	18.75
插 頁	4
字 數	350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540-0808-9
定 價	50.00 圓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譚獻像

復堂填詞圖



浙江博物館藏吳昌碩繪《復堂填詞圖》

復堂詞錄卷一

唐昭

巫山一段雲

題寶雞
驛壁

蝶舞梨園雪
鶯嚦柳帶煙
鳥不來愁絕
忍看鴛鴦雙結
春風一等少年心
閒情恨不禁

李白

菩薩蠻

平林漠漠煙如織
寒山一帶傷心碧
暝色入高樓
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竚立
宿鳥歸飛急
何處是歸程
長亭更短亭

黃昇曰
太白此

譚獻墓

前集



浙江圖書館藏《復堂詞錄》稿本書影一

老柳如許 錦瑟年華暗度賦行雲空題短句晴絲繫燕么絃
彈鳳文君更苦煙水流紅暮雲凝紫是春歸處悵江南望遠顛
花自折寄將愁與

香閣 吟林香似夕迎

又
蓮

素鸞飛下青冥舞衣半惹涼雲碎藍田種玉綠房迎曉一函秋
意擊露盤深憶君涼火暗傾鉛水想鶯鶯正結梨雲好夢西風
冷還驚起應是龍瓊仙會倚涼風碧簷斜墜輕妝鬢白明璫
照影紅衣羞避靄月三更粉香千點靜聞十里聽湘絃奏徹冰
綃偷翦聚相思淚

天香
香龍涎

浙江圖書館藏《復堂詞錄》稿本書影二

復堂詞錄卷三

宋集二

譚獻纂



秦觀
滿庭芳

山抹微雲天黏衰艸畫角聲斷誰門暫停征櫂聊共引離尊多
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烟靄紛紛斜陽外寒雉數點流水繞孤城
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
去何時見也襟裏上空染嚦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昏
黃晚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方過還晴高臺芳樹飛燕蹴紅英

浙江圖書館藏《復堂詞錄》殘抄本書影

復堂詞錄卷一

譚獻纂

前集

唐昭宗



巫山一段雲

題寶雞驛壁

蝶舞梨園雪
鶯鳴柳帶煙
小池殘日
鷺陽天
華蘿山又山
青

鳥不來愁絕
忍看鴛鴦雙結
春風一等少年心
閒情恨不禁

國家圖書館藏《復堂詞錄》抄本書影

前言

《復堂詞錄》是清末詞學大師譚獻編纂的歷代詞選本，全書共收錄自唐至明三百四十餘人的作品一千五十三首（《自敘》云一千四十七首，不包含後來增添姜夔三首、辛棄疾二首及後蜀後主後附蘇軾《玉樓春》一首）。全書分十一卷，計唐五代詞一卷，宋詞七卷，金元詞一卷，明詞一卷，最後附詞論一卷。

作者《自敘》稱，此書從收輯、整理、補充、刪汰到最後完稿，其間「時取時棄，時棄時取」，歷時近三十載，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編定。這年譚獻五十歲，正處於詞學創作的高峰期和詞學理論的成熟期。在此前四年，作者曾有清詞選本《篋中詞》刊印問世，《復堂詞錄》是與《篋中詞》相接續的歷代詞選本。作為當時詞壇的領袖人物，譚獻花費如此大的力氣遴選歷代詞作，正是為了通過這兩個選本，闡明詞這種特殊韻文的發展流變歷史，宣揚自己的詞學理論主張，糾正當世詞壇種種不良風氣，推動詞學創作的健康發展。正因如此，譚獻對《詞錄》的編纂，態度嚴謹，用力甚鉅。據《復堂日記》記載，在《詞錄》的編纂過程中，他不僅廣泛參閱了前人的各種不同選本，如《花間》、《草堂》、

《絕妙好詞》、《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詞綜》、《歷代詩餘》、《宛隣詞選》正續編、《宋四家詞選》等等，以相互比對校勘，又取當時能够看到的宋人詞集如毛晉汲古閣本《宋六十一家詞》、周邦彥《片玉詞》等^(一)，互相參校，決定棄取。與此同時，譚獻還與當代詞學名家，如馮煦、梁鼎芬等人互相切磋，以求精益求精^(二)。

譚獻是一位勤奮刻苦的學者和文人，平生著述甚豐，但是絕大部分在其生前、身後都未能正式刊印，已深埋於歷史的塵埃之中^(三)；從《譚獻集》可知，他還編纂過《古詩錄》、《唐詩錄》、《金元詩錄》、《明詩錄》等詩歌選本。譚獻生前曾經說過，其著作『已刊者十不逮一二』，這句話充滿了深深的無奈和遺憾。不過對於《復堂詞錄》的刊印面世，作者似乎一直沒有放棄。據《復堂日記》記載，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八月二十一日：『踵玉來言，甬上方生欲來予門下，謀刻《復堂詞錄》以爲贊。恐未必成，姑付之。』^(四)方生欲拜譚獻爲師，答應以刊刻《復堂詞錄》作爲拜見禮。對此事譚獻似乎有些猶豫，所以說『姑付之』。從光緒八年編纂寫定《詞錄》十一卷，到光緒二十六年方生答應爲之刊印面世，時間又過去了整整十八年。在這段時間，作者對《詞錄》還不斷有所修訂、補充和完善。這表明了作者對《詞錄》一書格外珍視，情有獨鍾。只可惜譚獻始終未能看到《詞錄》刊印面世，次年他就因病去世了。

清代被後人稱爲詞學復興的時代，作者如林，有關歷代詞的選本也很多，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由朱彝尊初選、汪森增補編定的《詞綜》三十六卷。《詞綜》主要代表浙派的詞學理論觀點，奉姜夔、張炎爲宗師，詞風以清空騷雅爲指歸，選詞以格律派詞人爲主體，選周密、吳文英、張炎詞竟分別達五十七、五十四、四十八首之多，而蘇軾詞卻只選錄十五首，可見其美學宗尚之所在。而且《詞綜》也不選明詞，中間空缺了一段，未能與清詞接續。至於號稱『網羅宏富，尤極精詳』的《御選歷代詩餘》，且不論其是否真正『精詳』，由於錄詞近萬首，篇幅過於浩繁，只可作爲文獻資料收藏，並不適合一般人閱讀鑒賞。譚獻編選《詞錄》之時，浙派早已式微，以復古爲己任，以繼承風騷、樂府傳統爲使命的常州詞派代之興起。常州詞派的始祖張惠言曾有《宛陵詞選》，嗣後又有周濟的《宋四家詞選》。但前者強調比興寄託，選詞標準過於嚴苛，頗遭時人非議。後者推衍張氏的詞學理論主張，也是常州詞派的重要代表，提出『問途碧山（王沂孫），歷夢窗（吳文英）、稼軒（辛棄疾），以還清真（周邦彥）之渾化』的詞學理論主張，他的《宋四家詞選》，雖然較之張氏《詞選》取徑稍寬，但對某些唐、五代、北宋名家，每多疏略，亦非持平之見。譚獻雖然是常州詞派理論的後繼者之一，或許正是有見於此，譚獻才用數十年時間，精心編選了前後相續的兩部詞選——《篋中詞》和《復堂詞錄》。《篋中詞》是斷代詞

選，此書已於作者生前正式刊印，由於比較完整地反映了有清一代詞壇的面貌，而且附有大量深刻精到的評論，遂成詞學界推崇的清詞經典文獻。後者雖在作者五十歲時編定，但是直到譚獻去世，歷二十年而無由正式刊印面世，不能不說是一件令譚獻本人痛心，也令後世詞學愛好者十分遺憾的事情。

但是似乎應了那句『天無絕人之路』的格言，筆者在整理完《譚獻集》以後，一直在努力尋找《復堂詞錄》稿本的下落，試圖彌補譚獻生前的遺憾，也想為詞學研究者和愛好者提供一個優良的歷代詞選本。其中過程，頗費周折，一言難盡。國家圖書館雖然藏有《復堂詞錄》抄本八卷，但已非完本，可能也非最後的定本^[五]。且複製條件比較苛刻，只能放棄。杭州雖然是譚獻的故鄉，但訪求起初也一無所獲。之後發現浙江圖書館古籍部藏有《復堂詞錄》四卷（三至六卷），也已殘缺。數月之後，忽然又傳來消息，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在整理庫存舊書時，陸續發現了《復堂詞錄》七至十一卷。過了半年，浙江圖書館善本部在整理庫存舊書時又發現《復堂詞錄》一、二兩卷，而且與前所發現者同出一手，扉頁鈐有『浙東湯氏臼耳宦臧』、『見即買有必借宥儘賣高閣勤曬國粹公器勿污壞』兩陽文印。至此，《復堂詞錄》十一卷終成完璧，令人大喜過望。按浙東湯氏乃清末民初著名實業家、收藏家湯壽潛（一八五六—一九一七），他曾遺命資助二十萬銀圓為

浙江圖書館建館費用，此事後來由其嗣子湯孝佶具體完成。至於《復堂詞錄》稿本如何成爲浙江圖書館館藏，因人事代謝，過程已難確考。此書用綠格竹紙書寫，版心下端印有「復堂稟本」四字，小楷工筆，字跡清晰，詞中異文、誤文，則間用朱筆、墨筆注明。據此推斷，此本很可能就是譚獻最後審定的本子。

與朱彝尊、汪森《詞綜》和張惠言《宛鄰詞選》、周濟《宋四家詞選》相比，譚獻《復堂詞錄》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選錄標準比較公允，既不像朱、汪那樣偏於一端，也不像張、周那樣過於嚴苛，甚至刻意甄別門戶。選詞以藝術標準爲主，入選作品絕大多數都是藝術上比較完美，歷來廣爲傳誦的名篇。第二，能够兼容詞學史上各種不同風格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對各家人選作品保持合適的比例。例如浙派崇尚的詞人姜夔和張炎，分別選了十七首和二十首；常州派崇尚的詞人王沂孫和吳文英，也分別選了十九首和二十首，至於對辛棄疾和周邦彥，前者由於其作品數量既多且好，後者則由於其在詞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分別選錄了二十六首和三十二首，這樣的比列，大體上是恰當的。第三，與《篋中詞》不同，《復堂詞錄》對入選詞人和作品的評論，採取十分矜慎的態度，正如譚獻《自敘》所言，「其大意則折衷古今名人之論，而非敢逞一人之私言」，因此《詞錄》中大量引用前人的詞評，很少直接發表個人意見。而在第十一卷《詞論》中，更是集

中了前賢的詞評和詞論，當然這些評論是經過作者精心挑選，也是用來表達譚獻本人的詞學理論主張的。這樣做的好處是，盡可能做到客觀公允，避免『逞一人之私言』的偏見。不過，這種過於矜慎的做法，也留下了一定的缺憾，因為在《復堂詞錄》中，沒能再次見到譚獻在《篋中詞》中那些精彩而確當的評語了，不免令人遺憾。第四，譚獻對南宋遺民詞人和明末忠烈之士的詞作似乎有所偏愛，這類作品大多具有濃烈的感情和沉鬱悲痛的藝術風格，這可能也表現了譚獻對節烈之士的敬仰之情^[六]。第五是容量適中。全書選詞一千五十餘首，既可包括歷代衆口傳誦的名家名篇，又可適當涵納某些特色鮮明的作家和作品，便於人們了解歷代詞壇的全貌。

由於《復堂詞錄》是一個稿本，錯誤和舛漏自然難免。在整理校點的過程中，筆者根據《全唐五代詞》、《全宋詞》、《全金元詞》、《全明詞》以及各種選本和別集，加以校勘，改正了某些明顯的錯誤。至於異文，則一仍其舊，只在校文中加注說明，以盡量保持此書的原貌。原書沒有作者介紹，筆者增加了作者小傳，以便閱讀。譚獻『精研丙部』，在文字學上下過苦功。因此像許多晚清學者一樣，在寫作時不免技癢，有使用古體字、異體字和生僻字的習慣。為了盡可能保留這一『海內孤本』的原貌，同時也表達對前輩學人的尊重，在此書補訂校點過程中，除了用常用字替代原書某些生僻古體字和異體字

之外，習見者則一仍其舊，不予以改動。

在《復堂詞錄》校點完成、即將出版之際，筆者特別要感謝浙江古籍出版社錢之江先生，基於對《復堂詞錄》學術價值的深刻理解，他不僅自始至終熱情支持筆者的『覓寶』工作，而且審閱了全稿，提出過許多寶貴意見。筆者還要感謝浙江古籍出版社青年編輯路偉先生，他為此書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還要向浙江圖書館古籍部沙文婷、張群女士致謝，沒有她們的理解與支持，此書恐怕很難與廣大讀者見面，鄉賢復堂先生很可能永遠抱憾於地下了。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日舊曆端午，羅仲鼎寫於浙江傳媒學院教工宿舍。二〇一五年七月修改寫定。時正值颱風『燦鴻』過境。

注釋

〔一〕《復堂日記·補錄》卷二光緒十五年三月十三日：「以《六十一家詞選》校《復堂詞錄》，略竟一過，頗有異同。毛本所據，殊多可取。」又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夜檢《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補校《片玉詞》。倚聲小集，讎對異同，亦如掃塵，旋去旋生。讀書真非躁心之事。」

〔二〕《復堂日記·補錄》卷二光緒十九年四月十五：「星海（梁鼎芬字）還《復堂詞錄》寫本二冊，《篋中詞續》稿本一冊。」又十七日：「星海又校《詞錄》一冊，欲補錄白石《淒涼犯》、《醉吟商》、《霓裳中序第一》，稼軒《卜算子·尋春作》、《感皇恩》，此可謂賞奇析疑之友矣。」按譚獻接受梁鼎芬意見，檢稿本《復堂詞錄》，姜夔《淒涼犯》等三詞，辛棄疾《卜算子》等二詞均已赫然在目。僅此一例已可說明，《復堂日記》所稱「光緒八年寫定《詞錄》」，只能說是初定，此後仍不斷有修訂補充。據此也可證明，《復堂詞錄》稿本，雖未可遽定其為譚獻最終定本，但相信也離此不遠了。

〔三〕譚獻學術研究的領域相當廣泛，治學注重經世致用。他從傳統儒家的經典入手，以小學為根基，旁及史學、哲學、金石書法、版本目錄，甚至還涉及到政治、經濟等等，尤其「精研丙部」，對《淮南子》和董仲舒《春秋繁露》兩書，「致力為最深」，達到了極高的學術水平。胡念修認為：「其中鑒別獨得之處，直發千餘年來讀者未泄之秘。」甚至超越了全祖望的《水經注校》與戴望的《管子校正》。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論。不過譚獻對這兩部投注了畢生心血的著作確實也十分珍視，晚年曾感歎道：「吾老矣，恐不獲親見二書刊成行世矣！」此話不幸而言中，這兩種著作在作者生前均未能「刊成行世」，前者已經佚失，後者在作者身後得以刊印。這也是中國學術史上的損失。